

第十期

村長

鴻

兇殺的故事(續)

感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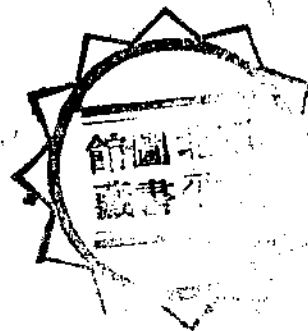
獨脚傘下的老人

有感(調寄望江南)

沙灘及其他

作客難

城市景色



張瑩

丁作能

佛克

徐寒梅

吳惠風

卓盒

仲良

葬非

瑰園



## 村長

張鑿

承繼了父業，崔九當東柳村的村長已有四五年了。有的官曰當村長，這是本地的慣例。或是他走紅運，最近又有了一個新頭銜加在崔九身上，是被推戴為「×縣保衛團第×區第×隊隊長」。這樣，他更是作威作福的了。

這已是上月的事了。

縣政府接到了上邊「……應即組織保衛團，……以利治安而靜地方……」的命令，就把一縣分為幾區，每區再分幾若干隊，每隊包括若干村，規定若干人的保衛團組織條例擬定之後，由一班裏的「傳達」傳達到各村，限期成立。

真的，近來地而上越鬧越凶，日子沒法得過了！路劫，小儉不算，就是綁票的，真是氣煞萬丈，十里八里以內，幾乎每夜都要一樁案子。這東柳村後街的白旺家的小子，從前些日被綁了去，至今還沒音信。此外更有使人不安

的，就是聽說×村的去年鬧過一場的共產黨，又回來了不少呢！所以家家一到太陽還多高就上大門，整宿地在房上坐夜打更。時常在夜裏看見野地裏「燒火」，都說是綁票的用電筒在那裏照路，於是就引起全村以及隣村的人們的呼喊和槍聲。真是一夕數驚，雞犬不寧！

崔九，雖個十里八里的誰不知道，有名的催命鬼！他這些日子，為這正耽着心，在他那張黃瘦的猴子臉上，嚴肅之外更加上一層憂。他一方面耽心綁票的闖進他的家門，一方面又恨，恨那些半夜裡大驚小怪的人們，使他不能安心地享受煙燈前的幽靜。因此他早就想到成立保衛團的事了，不過不便一口說出。現在有了縣裏的明令，誰敢再不依從！

接到縣裏的命令的當日晚上，飯都沒顧吃，就來在

他那一間可以說是特設着吸煙的屋子裏的小木床上，伴着那隻像魔鬼的眼睛似的烟燈，計劃着明天的事。他的烟燈，烟槍等，好像戲台上的孔葛亮的扇一樣，什麼事情都能在這上面找到辦法，得到決定。

等抽足了烟，事情也就很周密地想好了，於臨睡前，把上房看家的大兒子崔國柱叫下來，吩咐着明天的事：

「明天早上把地保張虎和村副李德泉叫他們來，就說我有要緊的事。」

第二天的上午。

村北的學堂裏，一間學生成績室又成了臨時的會議場所。屋子當中並起了兩張八仙桌，作為公案。屋裏潮濕的霉氣又加雜上了人們的汗味和烟氣，是保衛團的隊所屬的南河，馬村，張家莊，王家屯四村的村長，都陸續地到這裏來開會了。他們都是在今早受了東柳村崔九的邀請，由地保張虎通知了的。這時村副劉德泉，校董周甫臣和學堂裡侯先生都來陪着閑談，等候崔九。

一會兒，村長來了，又穿上他那件最得意的深灰哩嘰

夾袍。他這件衣服是非在重大場面之下，——如婚喪大事給人家當總理時——是不輕意出世的。今天是和外村人會面，又皆是一村之長者。當然得要點樣兒，不致被人小視。

他一進屋，人們停止了談話，都站起來迎接。

「啊，崔先生。吃過飯了？」異口同聲地問候。「吃飯」是問候者嘴邊的話。

「啊，諸位早來了？久等了，對不住！請坐，請坐。」

崔九苦笑着伸手讓坐。「老虎，沏茶！烟買來了？」又招呼門外守候着的地保張虎。

等大家都歸了座，崔九又向侯先生說：「不早了吧

？上課吧。勞你忙話！」

「沒什麼。好，大家坐着，失陪了。」侯先生點點頭去上課。

大家喝着茶，閑談成為正式開會的前奏樂。

「崔先生，貴村學校辦得真好！看學生的成績多齊整！」馬村的村長，一個胖子，看看牆上貼滿了學生們的大小字之類的成績，成了一條綫的眼睛望着崔九。

「是的，崔先生劉先生都熱心，周先生又會辦！」王家屯的村長也附和着。

「不敢當，不敢當！湊合事兒。」劉村副和周學董很客氣。

「真的，三鄉三里，那個學堂都比不上。」南河的村長也說話了。

「太客氣了，啊……，諸位太客氣了！窮湊合罷了。」崔九尖利的笑聲表示得意。

最後，由張家莊的村長說到本題：

「我希望我們把保衛團組織好，地面平靜了，咱們開個觀摩會，好不？」

「很好，很好，我也早有此意。」崔九首先贊成。「那麼我們現在商量組織保衛團吧。」

這樣，屋子裡平靜片刻，像是把談話和時間分開成兩段，前一段是閒談，後一段是正式開會了。

在鄉下，開會的儀式，如恭讀遺囑，靜幽三分鐘之類的事，還沒學會，雖說在這屋裏北牆山上可也掛着總理像和黨國旗。那麼正式開會只有在心裡分了。

屋子裏像是扎了麻雀窠，亂噎噎地誰說的什麼都分不清楚。一點多鐘的工夫，算把保衛團的事商量好。其中以崔九的主意最多。

結果是：南河，東柳，張家莊，馬村，王家屯爲×縣保衛團第×隊，隊長崔國勳。團丁每村三人，共十五名，每月餉十五元。平時各村團丁時須稽查，巡邏各該村，以便保衛。遇必要時即由隊長招集統領之。至於服制槍械等，俟隊長到縣請示後再爲計議。

這樣議定之後，會議算是完結了，時候也快要晌午，外村的幾個村長陸續地走去了。

送走他們之後，崔九，村副，學董三個人又坐到屋裏來，崔九的意思是這時就把本村的保衛團的事辦清。

「德泉，甫臣，你倆說咱村的保衛團該叫誰當？我們這時先商量一下。」

「你們族裏黑子很合適，他當過兵，懂得些路數。還有，甫臣，你姪兒不是先不出去嗎？他也很好在外頭跑腿多年。正當這個，得膽大也得鬼頭才行。是不？」劉德泉就專會這手兒，會奉迎。當保衛團是個好缺，又掙錢又威

風，更得給自家看家。所以他立刻給崔九和周甫臣一個快心丸。

「這才二個。還有誰！甫臣想想。」崔九更滑頭，面子讓周甫臣作，自己裝饒。

「啊，想起來了，德泉，你外甥兒，不也很合適嗎？跟官多年，見識廣，膽子大！」

「不行，可不行，這大事他幹不了，小孩子氣，好開事。」劉德泉還謙讓。

「很好，很好！就這樣吧。」

崔九牽這一手，算是都作了好人，都佔上便宜。「就這樣吧。下午就把他們叫他一塊兒，保衛團的辦公的地方就設在我的南院罷。那裏三間北屋閒着，正合適。叫他們來，我和他們說道說道，從今晚就在那裏過夜，晚上好一塊兒出去走動。」

「槍呢？」劉德泉提醒崔九。

「啊，對了。槍，好說，我家有三枝，把兩枝三八式按時價合給團裏罷，省得費事。那一枝先借使幾天再說。」

「崔九像是早已胸有成竹的說。」說到槍，就想到款子了

，德泉，告訴張虎，叫他一半天 鑼告訴村裏，捐錢！」

「可是，按怎麼捐呢？」劉德泉，周甫臣同時問。

「怎麼捐，我說這個當然不能按地畝捐。算算保衛團一切費用共須多少，咱村共多少戶，每戶該派多少。是不？你們想，保衛團是不分貧富都保護的，不應該平均納嗎？」

劉德泉和周甫臣點點頭，佩服崔九的高明。對這辦法當然歡迎，不然自己的幾頃地要多花好些呢。問怎麼捐就是就心這層，幸而崔九說出這話。

於是，保衛團的事都清楚了，太陽已到了頭頂，學堂裏就放學了。崔九他們三位一塊走出了學生成績室。」

「老虎，收拾了這屋子吧。」學董喊坐在學堂大沙外槐樹蔭涼抽煙的地保。

學堂裏侯先生見村長們要走，趕急從教室跑出來送。

「怎麼，走嗎？這兒吃飯罷。崔先生，劉先生。」侯先生這樣讓。「甫臣，可不許走。」

崔九開半天會，早沒了精神，半天還沒抽口煙呢。劉德泉還念道着新近接的那位「後婚兒」當然沒心留在這裏

，於是都點頭哈腰地「不啦，不啦」咕噥幾聲之後就揚長而去了。只剩學董留着和侯先生作伴。學董是有吃先生的權利的，在學堂吃飯是常事。再說學董和先生頂好。

× × × × ×

保衛團成立已一個多月了。有什麼效果？只不過幾個長了虎皮的到各處轉轉，喝幾碗茶館的不花錢的茶。這是白天，至于晚上，他們出不來誰知道，即使敢出來，真的有了土匪頂什麼用？所以對於這村裏人早三言兩語地不高興了。但都不敢高聲！

在村裡一個水坑旁的廟台上，每到黃昏都集聚十幾個人，都是些不怕綁票的人們。想在這裏，找些樂趣以調和一天的平板乾燥的勞作。

近來，爲保衛團的事，這裏也議論紛紛了。幾乎成了談話的中心題目。

「他媽的，弄什麼保狗團，看那幾塊：不是當過「二尺半」，就是他媽的支使小子，能打土匪？一月十五塊大洋給他！」平日頂會說笑話老林發議論最多。

「老林，你這小子叫摧命鬼聽見不割你的舌頭？再當短工不用想了，他還要你？」不知是誰這樣警告他。

「他不要我當短工？老子有骨頭，餓死也給他作活！」

他媽的，合村花錢辦保衛團給他看家，他在屋裏安安定定地抽大烟！捐錢我也納一二塊，我她媽不怕綁！一塊多塊怎麼來的，就丟進了狗肚子。」

「劉德泉他們都是一流兒，你的姪子，我的外甥都成了保衛團，忘八旦！」受了老林的感動，三麻子也生了氣。

「她媽的，前幾天南河綁了一家，他們有用嗎？」

「……………」

這些話，日後都傳到崔九耳朵裏，生了氣，就聲言：「誰再胡說八道，就是勾通土匪，送縣究辦！」更下令保衛團，禁止人們黃昏在那廟台上集會，不然就抓着說是來給綁票做眼線的。

果然有了效驗，廟台沒人去了，不過，大衆的奮怒，咒罵，不能抑止半分，更甚的激昂的話語時時在崔九耳邊迴旋：

「有個時候，摸他媽的王八旦們。不納他媽的王八捐！……………」

六月二十一日上午完

# 鴻

——給世驥

丁作能

到首都來又兼旬了，心，異樣的不安。

世驥！你真好，在這不寧靜的遭際中，你能够不忘掉宇宙中一個我。世驥！謝謝你，讀完你底信，我的心是怎樣的在槍痛啣！年來枯涸殆盡的眼淚，此刻忍不住也掉了兩滴呵！世驥！你會說我傻吧？不，你應當要和我共感呀。

你問我爲何這快又離開了漢口，說也難過，爲着環境的驅迫和羶面獸心的人底嫉視，我是不能不暫時離開那個魔窟的。世驥！生活把我推進了時代的洪坑，我許是再沒有爬個坦道來跟着羣衆向前勁走的機會了吧！我的心冷了，這幾天雖然很燥熱，我彷彿仍舊是躲在嚴凍的堅冰之下，恐懼而且戰慄的。

以前，我是沉入于溫馨的搖籃之中，美滿的生活，孕

育我的一切想望，誰也料不到今日有這坎坷的遭際；提起筆來，就好像有許多話需要和你說，世驥！大概你不會白着眼睛對我麼？我很願你多少能予我一點啓示呀。

康駒兄，許多時沒有和他通信了，從另一方面得知他也是很消極的。世驥！世驥！人生到底是什麼？生的興趣在那裏？雖然，有時我感覺到這些苦悶是時代青年應該受的，在某一個時候，我會緊緊地閉着眼睛，咬着牙關，苦苦的將這些麪包吞下。

苦，我可是嘗够了。然而，除苦外，我並不希求有甜的或別的特殊底嘗試呵！我祇願在某一個時候，能够給我一點修養的機會，世驥！我這種祈求，也許不是玄想吧！時代的進化，每一分每一秒的時候都有淘汰我的可能，我雖不能像康駒一樣說我是另一世界的人，但在種種一切已

證實我不是人羣的夥伴了。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唯一的祇有塞緊耳朵，閉着眼睛，虔誠地唸着「阿彌陀佛」哩！世曠！出世人生，也許不是我們這些被人們認為有用的青年所抱的觀念能？然而，在此刻，這道德淪表的時候，我們除此而外，更何足以「自慰」的呢。

雖則我們的處境各有不同。可是，我相信我們這厭世的心情却無二致，我近來的生活是百事廢弛，幾乎除吃飯，睡覺以外，沒有什麼是我的天職了；一種失業的苦痛，時刻兜上我的心頭，從前一點子文學的興趣，到此也索然無餘了。已往的事實填滿了空悶的洪壩，美麗的舊夢，燃燒起生命的烟灰，我僅能用回憶來滿足自己。這實在沒有辦法的「無聊自遣」呵！

如果我的心緒能回復原狀的話，以後決不再離開意識

去求苦痛了，我一定把着手中的斧斤砍開一條嶄新的大道然後讓那生命的列車重循新軌以前矢！世曠！這是我跌落後的一個新的誓念，在某一個時候，得需要你站着旁邊吶喊幾聲。

天色漸漸的昏暮，金黃色的夕陽，從遼遠的山廓射來一道迴光，我擱了筆，倚着窗子向四周環顧，一切都極生動的爲我所注意！心，像是展開了無數層的韓幕；在這短短底一瞬。

世曠！我的心情給這美麗的雲影霞光攝住了，多恬靜呵。

願你永恒地沉醉于幽曼底天國中。朋友！

——一九三三年暮春時節，南京。



## 兇殺的故事（續）

佛克

在路上，兄妹二人沒說什麼，大哥總看着漸低下去的太陽，只怕晚了在野外走着耽心，所以總是不斷地喝着牲口趕快走。本來，當秋天，行路總有些蹩扭，四下被又高又濃的莊稼擋着，什麼也望不見，風吹着高粱葉殺殺地響，總像有人在那裏行走，一年裏出錯，這時頂多，這就叫做有了「高粱王」了，行路人多懷着一種戒心。

他們在這怕人的靜寂的曠野裡前進着，不覺地約走了十來里路，已有一半路程，這時從上車就沒言聲的四妹說話了：

「大哥，站一站。大哥！」

「啊？幹嗎？」坐在車轅上的大哥於是就回過頭來問。

「站站，我想解手。」

「聽這個，她大哥就有些作難了，一個女人家在路了解手多不方便，可這又非辦不可。」

「解手，啊，要不就在這路旁高粱地裏吧。」於是就叫牲口站下。「快點，我在這裏等着。」

於是她便爬下車來，攢入了那塊被濃密的葉子遮得嚴嚴的地裏去。她的大哥就站在牲口身旁等候着。

等等，等，這樣已經有吃頓飯的工夫了，還不見他四妹出來。在他心裏雖說有些狐疑，但還總以為在家裏，只顧哭鬧，這時解手不免要費些事。可是心裏這樣胡亂地猜想着，不覺又過去大半天了，於是更加懷疑起來，無論如何，只解手也不能待這半天啊？再看看天色，太陽已變得比晌午大了許多，高粱的影子已經很長。怎麼這解手的還不出來呢？想進地裏去看看，但雖說是親兄妹，總覺不合適

，再說牲口和東西放在路上又不放心。他又躊躇了半天，只好用大聲喊，叫她出來。

「四妹！四妹，快些罷，天已不早了。」

可是沒人答應。接着又「四妹，四妹！」喊半天，只有風吹高粱的葉子的聲音和他回應着。

這時，由狐疑而害怕起來了，他心裏想，上車前跌一脚又哭半天，怎麼這時進去解手又不出來了呢？出了什麼錯兒嗎？這樣一想，他可再等不下了，最後，下了決心，不顧一切跑進那塊高粱地裏去。

你們猜想怎麼樣？阿，沒有踪影！他可急了，再往裏走，這時發現了一片莊稼，像是被兩個或三個人打架滾起來，滾得這一片莊稼都折倒，弄得亂七八糟，可是還沒有他四妹。「怎麼了！」他幾乎這樣叫出口來，像瘋了一樣一直往裏跑。一連又找見兩三處像方才一樣的幾片莊稼，末了，快到這塊地的那一頭兒，在一片更大的弄倒了的莊稼的地方當中，他四妹在地上坐着。啊，已經不像人了，混身上下滿是泥土，頭髮都極其零亂的披散到肩上，兩眼像着了火，死死地望着她的大哥。

「四妹，你又怎麼來？啊？爲什麼，爲什麼？」雖說找着了她的四妹，可是看到這些情形，也就嚇得沒主意了。他走到跟前去問，她只是死睜着他，不言聲。

「爲什麼，倒底看見了什麼？」他又反覆地問。「啊，起來了，天已不早，起來，出去上車走吧。」倒底他四妹沒說一句話。

他算是把她扶起來，扶持着走了出來，上了車。他這時看這種情形，本打算着不再把她送到婆家去，可是再一想，回到家裏，該惹得一家子都要急壞，再者出了錯兒又被婆家怨說。本來，女人家一出嫁就是人家的人了，什麼事情出在婆家沒有話說。所以他就把包袱打開，給她找出兩件衣服，把外面的弄髒的換下包好，又給她用手把頭髮歸理好，她這時只是像迷糊住的不說話。一切妥當之後就又趕着牲口走進來。

因爲走得快，不一會兒就平安地到了她的婆家了。婆家的人們聽見門外住下了車，知道有客到了，於是赶忙跑出來迎接。

趕車來的大哥被讓到了大門裏一個外院的客室去，喝

茶吸烟緊照應。車上的四妹由她婆婆領進裏院去。車上的東西老媽子搬下來，一直送進媳婦的新屋子。

四妹在路上鬧過那麼一場，雖說這時清醒了些，但還是不愛說話。婆婆看她那樣兒，以爲是路上累的，於是沒說兩句話，就叫她去自己屋裏休息了。

這時是七八月之交，天已經短下去了，所以沒多一會兒，太陽已經照到東面的屋簷了。大哥被他四妹在路上嚇，恐怕今天再轉回家去，在

路上摸晚兒，於是被四妹的公公的挽留就決定宿在這兒，明早再走。

這樣說話就天黑了，可是還不到掌燈吃晚飯的時候，在學裏念書的富翁的兒子下學回家了。跑進家裏來見過他母親，知道他的媳婦回來了，而且跟來的大哥沒走。母親爲禮節起見，叫她的兒子去見見他的大舅子。可是等他去了一會，就又趕忙跑回來了。這當然由於他還是小孩子怕生人，尤其有此關係的生人。

「寶兒，不要這屋裏關了，去到你們屋裏看看你媳婦吧。」母親見他不去，總和她糾纏，於是忽想起他還沒見

着他媳婦。

小孩子家，對於媳婦是個什麼玩意兒當然還沒有多大理解，一兩個月不見當然也無所謂想念，所以這時母親叫他去，他好像沒聽見，只顧玩。

可是母親覺得自家的媳婦這好久才回來，自己的孩子已經下學回來了，若不去看看，未免不使媳婦難過，所以爲他倆的小夫婦感情起見，非叫她的兒子去不可，於是說了半天好話勸哄着她的兒子：

「去罷，人家來了這半天了，你容易才回來，一兩個月不見，不該去看看嗎？去罷，啊！一定給你帶來好東西呢。」

小孩子沒了法，被母親說着才去他們西屋了。母親也一同出來去外院。

她還沒走出二門，只聽西屋「啊呀，娘啊！……」的一聲怪叫像鬼號，幾乎沒把他嚇倒，趕急跑回來，一直衝向西屋去。在廚房作飯的老媽子和一個小夥計也被這怪叫嚇得跑了出來。

「怎麼來，怎麼來，少爺！」老媽子跑得頂快。和她

喊的聲音一樣迅速，她的身子早走進西屋去了。

少爺的母親連顛代跑地闖進來時，嚇得成了薑黃色的面色還沒轉過來呢，見老媽子把少爺摟在懷裏安撫勸哄着呢。因為痛愛自己這個獨生子，看見他那哭鬧的情形，怕嚇壞了魂兒，所以不由得也就抽啼起來了。

「怎麼來？看見了什麼，嚇的那樣兒？」

可是這位少爺還只是大聲的哇哇地哭，還不住的「娘，娘呀！」的喊叫。

「少爺，娘來了，不要哭了。」老媽子還是哄。「不要怕，和娘說，看見了什麼！」

不行，怎樣也止不住他的哭鬧。

「乖乖地，不要鬧了。走，走去我們北屋。」母親這時才把他牽過來，扶他去北屋了。走到門檻邊，回頭又吩咐站在一旁看熱鬧的個小夥計：「你去！快去到外頭客房裡叫他爸爸來，看看是怎麼回事。快去！」

看着他們走出去，這老媽子這才想起來裏屋還有個入呢。於是她便仗着膽子，一掀裏屋門簾走進去。實在，因為她們少爺這一鬧使人奇怪得害怕，再者天已是黃昏時分

，西屋的光亮已經非常昏暗，她有些不相信她的眼睛了：每個黑暗的角落都覺黑黢黢地怕人，每個屋裏的傢俱都像變成了鬼怪形狀。

其實，在裏屋裏，她並看到什麼異樣處。不過，他們少奶奶這時坐在炕上，看神色有些不對，眼睛發直，也不言聲。在這陰森的黑暗中，她的怕人的眼光更使這老媽子渾身發慄。

「少奶奶！」

很費力的從這老媽子的嘴邊吐出這句簡單的稱問。聲音顯得格外沉重而顫抖。

少奶奶只是死釘着她，半天才聽見只答應一聲，「啊！」像由夢裏醒轉來一樣。

這個不可理解的奇事，在這年老無知的老媽子的心裏，當然早就關連到鬼怪的事的上面去了。這樣一想，她就覺得發冷起來，趕急跑出來，到北屋看顧他們的少爺。

她們正在勸哄着盤問她們少爺，外面的沉重的急促的腳步聲漸漸走近來，是那位有錢老頭兒——少爺的爸爸，和媳婦的哥哥跟着那小夥計進來了。

到底是男人家，臨事還不致慌亂，老頭兒先讓媳婦的哥哥落了坐，才問是怎麼一回事。

這時老媽子已把少爺扶到炕上臥倒，可是他還在不住小聲地硬咽。他的母親見老頭兒問，才一五一十地學說方才的情形。

「是我說他下學回來，叫他去西屋看看，可是沒等我走出二門，就聽『啊呀……！』一聲像鬼叫，我只當是怎麼了，趕急跑回來……」

「我在廚房也聽到。」老媽子接着說下去了。「因為跑得快些，我進去就見他靠着裏屋門檻喊，腳蹬手舞地。我就把他抱着了。才問了他這半天，他總不說出爲什麼！」

「是啊，看他嚇得這樣子，好像看見了什麼的。」母親說着，眼裏還充滿着淚。

聽她們學說的使人沒了主意。老頭兒雖表面上還像很愜然的，但在他心裏已經不禁住地忐忑不安了。站起身來，立在坑沿邊，看着他的黝在坑上閉着眼睛喘氣的心肝孩子。

「寶兒！」親切而低聲地呼着他兒子的名字，用手還

摩撫着。

「啊呀！娘，娘啊！」被他父親一摩撫，他又吃了驚，以爲是方才嚇壞他的什麼東西去牽他，於是又這樣大聲喊鬧起來，還伸着兩手死抓着他的娘。

「娘就在這兒呢，寶兒，你起來，你爸爸來了。」母親趕急哄。

「寶兒，不用怕，我在這裡呢。醒醒，說爲什麼，是怎麼一回事？」

這才安靜了些，睜開了眼睛，看見滿屋子人，心裏也清楚了。再者，還有這位趕車來的他的大舅子也站在一旁看着呢。雖說他是小孩子，也是懂得怕人笑話，自己應當不要太鬧得過甚才是道理的，於是隱着眼睛看着他的爸爸，半天，又被他爸爸他們一羣人探問幾次，才硬咽着像是很羞心地說：

「是才娘叫我去西屋，……走進……外……屋就怕……黑，再等我一掀裏……屋的……門簾一看，……只……看……在……床上坐……着那……麼一個白……忽忽的……一個圓圓的……像大白臉的……一個怪物東……西！啊，一個圓忽忽的……大白……臉似的！」

（未完）

# 憑弔

徐寒梅

——給亡友謝君友璋——

友璋！我的友人！你是長逝了呵！你竟脫離着這污濁的人間；走向九泉去了。但是你也知道你那青梅竹馬時的知友——我，捧着一束鮮花特地跑到你墓前來泣弔嗎？

自從前年的春天，烈把你死逝的消息告訴我之後，我的心靈上是陡然感受到莫大的創痕；幾乎要碎裂，我的神經上也覺得深切的麻木；幾乎要瘋狂。以你那樣少年英俊的忠實真誠的人兒，天胡不憐，竟使你長眠地下，飲恨終身呢？

我感到失去了互依着向黑暗的前途奮鬥的友人，宛似折斷了我的四肢，使我在奮鬥前進的途中加上一些阻力（Resistance），所以我惟有詛咒着造物物的弄人，怨恨着

社會的惡毒。

友璋！這是誰都逆料不到的。照你那樣堅壯的體格，聰慧的頭腦，富有奮鬥精神的個性，生着藝術思想的天才，真料不到你這麼年青便要與世長辭呵！難道我倆十載交好的友誼，便盡於此了嗎？生而形影相依，死而魂夢相隨。每遇月夕風晨；雨下窗前，我孤獨地追溯着往事，怎不令我涕淚滿襟呢！

想來你不會忘記吧？十載以前，我不是還卜居於你家東隣嗎？那時我倆的友情，是何等縝地親熱，在童真時期的友誼，又是何等樣地赤誠，祇要是認識我們的人，誰都說我倆是一對一母共生的同胞手足。

爲着你那七十餘歲的白髮龍鍾的祖母喜歡種植花木，你要我幫助你研究庭園的設計；其實我何嘗供獻過什麼意

思，却是在你處受了許多的陶冶。

一九二一年底春天，我家搬進了新築的志成堂以後，你是捨寢忘食地幫同我計劃着，同時又贈給我許多價值高昂種類奇特的花種樹苗，把一個廣大而荒蕪的庭園，佈置得怪幽雅地親友們的臉龐上，都會流露出笑容來，贊佩着我倆是一對天真的孩子。

除了晨晚携手入學，燈下共桌切磋之外，每逢星期假日，夕陽西下，晚霞輝映的時節，我倆不是時常登臨皇塚——南齊高帝蕭道成底妃了之墓——去向四野眺覽嗎？也曾曾在蕪蕪底綠草上高歌談天，也會在池邊溪畔垂釣拍水，有時還會穿着校服；携着手去作農村調查員。除着向一般和善的農夫們攀談外，常常還採集了許多動植物的標本。水濱山麓，時常有我倆天真的笑聲和足跡。在彼時活躍的童年中，何嘗會料到有天這樣的一天呵！何嘗會料到我們的生命史中憑添着這慘痛悽楚的一頁呵！

一九二六年之秋，我還負笈姑蘇，而你也升學入蘭陵縣中了。在我倆鴻雁頻傳中友誼仍不稍減。寒暑假中，依然又過着火熱般的生活。

爲着糊口，一九二九年夏我又輟學赴鄂。就食武漢時，也曾數函蘭陵縣中，終於消息杳沉而無復，誰知你又輟學赴滬就商呢？

是的，你的父親是在商業上受着重大的打擊而失敗了，同時你又處於後母的淫威之下，受着乖覺的遭遇，經濟的壓迫，在那種環境逼迫之下，你是不得不輟學赴滬，去替奸商向人們盤剝。但是，友璋！你又爲甚不給我一個信呢？！對自己的地位慚羞嗎？！這有何關？論名利，我不過省政府的一個小職員。論學識，我比你多得幾何？！呵！難道爲了經濟問題嗎？！這……。唉！友璋！你未免太不瞭解人！我倆有着歷史悠久的友情，難道是「職業」，「知識」，「金錢」……，所能動搖的嗎？！果真，那你就錯了。

終於你是受不了資產階級的壓迫，由內在底抑鬱而致咯血，他們——你店裏的經理瞧着你病危，非惟不加憐憫，反而通知你的懷哥——那時你的慈父已見背了吧？！——硬要他領着你回去。以你久病的弱不禁風的軀體，經過舟車的勞頓，病勢那能不加重？！不到數月，

果然在一九三一年之清明節前訣別了十載形影相依的老友——我；以及一切對於你滿抱着十二分熱望的人們；便溘然長逝了！

友璋！一幕幕底往事，何堪回首！就是殉憶，給予我的也祇有內心的沈痛；鼻樑的慘酸，淚珠是雨般的滴滿襟前。你病時；我還遙居漢皋而不得知，你逝時；我又執教於三河而未能返。汝病吾未來探問，汝歿吾未能臨汝棺，我終覺得太對不起你呵！但是，友璋，我要特別請你原宥的；我實在是爲着生計爲着前途而不得不遠離鄉井，以及離別了你。誰料一九二九年之夏我赴鄂的時候，便是我倆友誼的終止期；便是你生前和我最後的一別呢！

白雲蒼狗，幻變實多。造物弄人，一至於斯。橫逆之來，終覺得有些太倏兀了。從此皇坟之巔，小溪之濱，田舍竹林之間，山籠木橋之畔，還有誰來和我共遊呢！

而今是：各帝國主義者的耽耽虎視，倭奴得寸進尺的

侵略，內戰接二連三的演出，我們的民族；國家，都已走上了危運；而一般沈醉着的人們，依舊在歌舞昇平中活躍着，我兄地下有知，也會爲此危機洒一把汗罷！尙未全冷而還有幾分熱血的我，除以酸辛去爲國工作外，還當竭力喚醒鼾睡着的人們，庶不負你生前的期望。

友璋！朝飲露水，暮棲西風，這皓月明星之下，是你的歸宿處了！你那生命的花朵，祇結成一顆使我涕淚的果實。我的人生是像一葉浮萍，我的心靈也不知飛向何處去棲息。現在哭你的是我，將來哀我的又是誰呵！已往的如夢似煙，未來的猶如瀾漫着濃霧底大海中的一葉小舟。我也不知道我將有怎樣的一個歸宿！

從此松下草畔，不知何日再有人來泣弔呵！嗟乎！友璋！空成憑弔，彌增惆悵，此後有生之年，卽爲抱恨之日，夢魂之中，你也能有以慰我不！

一九三三年夏寫於金陵北極閣畔。



# 獨腳傘下的老人

吳惠風

頭一次我乘火車來保

你坐在獨腳傘下

這一次我坐火車去

你坐在獨腳傘下

在火車站裏

在獨腳傘裏

你經過了春秋經過了冬夏

也許你從年青你就這樣坐

可是現在你的頭髮已經白了哪

你每天擺開你的攤子賣食物

在傍邊燃起一支蚊煙香

上面覆着是你的房屋——獨腳傘

爲你遮蓋冬天的雪夏天的太陽

不論地球有着你想不出的大

你祇佔有這令人驚異微弱的一角

這或許是你自己做成你自己的囚牢

可是有誰——那火車站裏來往的人注意過

這樣坐着——上面覆蓋着那獨腳傘

讓光陽從東到西這樣一天一天

可是你是否覺得——就算是你看不見天

近年來這世界可否有點兒異變

也許你祇聽慣了火車的叫喊

嗅慣了在你身傍燃着的蚊烟

或者有一天！我第三次來這裏

看這車站裏是否有一個獨腳傘

一個獨腳傘下坐着的老人

——一九三三、五、二四、

有感(調寄望江南)

卓 畫

西風起，

涼夜客懷孤。

回首江南多舊恨，

何堪北地惹新愁：

皓月正當頭！

## 沙灘上及其他

仲 良

(一) 沙灘上

海水輕輕的吻着沙灘，在低低的細語；溫暖的日光，柔和的舐着我們週身；我躺在沙灘上讀着小說，她很坐在我的身傍織着毛衫。溫暖的，靜靜的四週，愉快的，舒暢的我們的心情。我們都無心在做着各自的事，沉醉于這樣的心情，這樣的環境中了！

我們是朋友哩。怕着別人的講議和事實上的麻煩，我們只能做着朋友。可是，怎能阻止着內心的「愛」的醞釀和生長呢？

我無心的看着書，雖然每個字都跳進我的眼裏，在我意識界裏不起一點點作用，我讀過一段，不知什麼意思，于是又重看一遍。

她呢？不時的發出像似自語的聲調：

「噫！這一針又打錯了哩！」于是拆開來，再從新編起。

我們簡直不交談一句的這樣沉默的偃息，我們感到的不是沉悶，而是愉快。是用着無聲的語言在交談吧？是情

## 作客難

奔奔

靜悄悄的黑夜，

宇宙中的一切都入了甜的夢鄉；

祇有我——

創巨痛深的人，

燈光掘出了內心的痛創！

內心的痛創——

離別的淒楚，

飄泊的悲愴！

愛人哪！數千里外，

只身呀！海角天邊，

愛人不見，

相思淚在腮邊獻，

終宵難眠；

作客實難，

世態炎涼旅心如煎，

焦灼難安！

一九三二年五月于青島海濱

涉灘上及其他 作客難

藉由身體接觸的那部在交流着吧？可是心頭也有點東西在那兒蠕動得癢癢的，那是「愛」在醞釀着，在生長着哩。

「不早了，回去吃飯吧」。

忽然她意識到時間已近中午，我看了一看錶，真的！已過十二點了，太陽已跑到了天中。相互的撲掉身上的沙粒，慢慢的踱着向屋裏走去。

歸途中碰到一位新熟識的朋友，他問我：

「這是尊夫人吧？」

我瞟了她一眼，微笑的低垂着她紅紅的雙頰。我不知要怎樣回答是好，無意識的停了一聲「唔……」。

朋友走後，我們相視一笑，仍然沉默的踱着向屋裡走去。

這整整的半天的工作；一篇短短的小說，我不曾看過一半；她手上織的毛衫，我看不出是否增長一些？

沉默的相對着半天，可是心情不感到抑鬱沉悶，是愉快，舒暢：「愛」在心頭爬得癢癢的。

1932年腹稿于青島，1933寫成于保定

### (二) 新的難受

來到北方，到店裏買東西我很膽大。不是說笑話，真的我在南方買東西時，總是怕怕的踱進店裡，生怕看到夥計先生們的難堪嘴臉而難受。北方的夥計們大不相同，總是和和氣氣，滿面春風的；憑你怎樣麻煩，他總不會有點

## 城市景色

瑛園

巍巍亭亭 高樓佇立

雞鳴 不息於風雨

叫賣聲 拚命的高喊

嗚嗚 摩托卡跑過街衢

厨役 菜籃子

鮮肉 鮮魚

草帽 遮着眼

文明杖 「膠皮」

「賞給我個錢吧 老爺

佛心 善心 修好的」

「票」 放下鞭子

車 站住了 瘦黑的腿

「遮面紗」不像「兜嘴」

掃地夫 被風捲起的塵土

馬蹀的灰泥

迷死 摩登 三角 情敵

神聖 幽默 天堂 地獄

(完)

急；並且還很客氣的招待着，請你喝水，抽煙。我曾想：假使沒錢買香煙抽時，到可跑到大舖子裡假裝買東西，騙他幾支香煙過過癮哩。

可是近來買東西，也有點怕感到難受而怕去了。原因並不是我真的跑去騙香煙，而被人家看破我的騙術，挨了一頓臭罵；還是因為他們太客氣了而令我難受，——這是一種新的難受。

前幾時，跑到一家布店裡買布。那裡沒有我所要買的那種貨，可是他很客氣的糾纏着，拿出十幾種的布匹出來。終於弄得我不好意思不買了我所不要買的布回來，使我難受了一整天。現在我要買東西的時候，又得在店門口徘徊起來，怕進去被他們客氣的糾纏而令我難受。

從前看鏡花緣裡的君子國的情形，真令我神往。譬如三元錢的東西，賣的人拚命降低價錢才賣，買的人却非要多給幾文才稱心。這真是個禮讓之邦，生在那兒該多麼爽快！我現在想來：怕的真的生在那兒，也同生在我們的社會一樣的討厭，不爽快。買東西還得要爭論價錢。雖然是一個要少給多，一個要多給少，仍然是一樣的討厭，一樣的不爽。

欺詐的亂要多的價錢，固非善行，虛偽的硬減少價錢也令人不快；不客氣固令人難受，過客氣也同樣令人以難受。最好是不欺詐不虛偽，不太客氣，也不「不客氣」，那才真的令人爽快，不難受哩！

# 本刊投稿規約

- 一、本刊關於文藝之文字與畫圖
- 二、譯稿須註明所書報之著者姓名及出版年月
- 三、文稿須繕寫清楚（并在稿末註明投稿人姓名及詳細通訊處）
- 四、來稿本刊編輯人得酌量刪改之不願者請先聲明
- 五、來稿經刊載後當酌致現金每千字一元至五元之薄酬或本刊
- 六、來稿如不掲載後版權仍歸作者所有
- 七、來稿如不掲載概不退還欲寄遠原稿須預先聲明並附相當郵票
- 八、來稿請寄保定振興里十二號本社

## 幽 燕

### 第五六期合刊

### 第七期

### 第八期

### 第九期

轟炸機降臨之夜	失名	在小火車上	秦波	淫涼	徐寒梅	國難聲中	T. Fupins
一剪梅——春愁	貴鸞	誤佳期	作能	維寧	石君	頑童	A. Tchekhov 著 寒石 譯
端陽節	張瑩	端陽節（續）	張瑩	一個清晨	湖萍	Resurrection (詩)	寒石
無題	朱了梅	懺悔	今是	戰地進行曲	田晨	兇殺的故事	佛克
決戰隊	浮萍	詩四首	麗沙女士	婦道	佛克	獸人雜記	寒梅
是他來了嗎？	瀟瀾譯	維寧	石君	獄	聲序	院裏的黃昏（詩）	石君
歌舞女	夙振譯	關於決戰隊	田晨	埋墓	寒石	詩二首	石甫
西江月	丁作能			隨筆二則	仲良	小品二則	質直
都市生活素描	仲良					鷓鴣天（詞）	梨珊女士
北行觀感	卓靈					歸途（詩）	了心
學詞偶記	晉基						
拓荒	質直						

幽燕

半月刊

第十期

二十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定價：

每期三分

半年三角

全年六角

編輯者 徐寒石

發行者 幽燕社

保定振興里十二號

保定西大街路北

印刷所 協生印書局

電話 二八六號

預定處 通訊：保定振興里十二號本社

本市特約代定處：西大街：中華書局  
市場：博文堂

代售處

西大街：中華書局，羣玉山房

市場：紙藝局，博文堂，

滄霖閣，競新書社本立齋，  
蓮池：青蓮閣，